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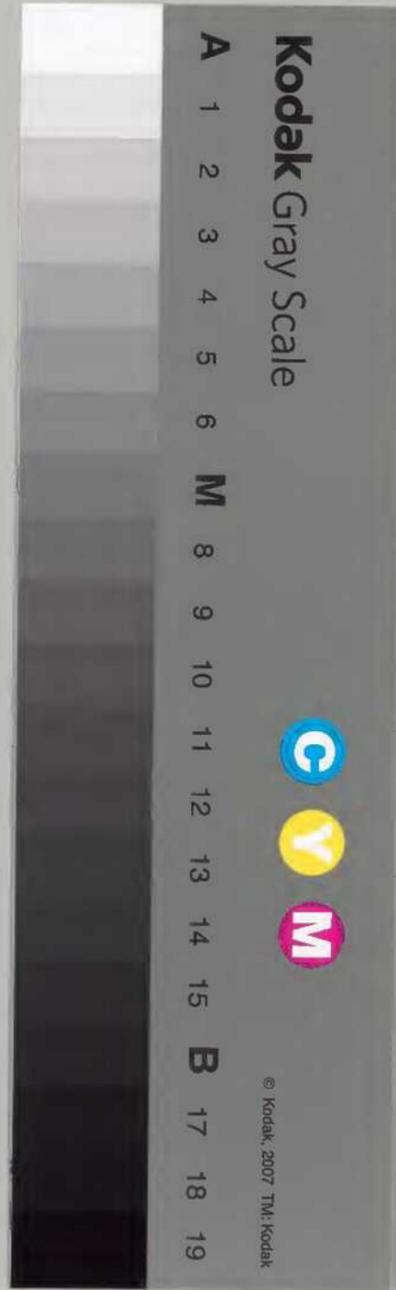
山谷集

二十一
卷二十三

漢書門			
一〇二三一號	七四函	九架	七冊

庫文閣内	
手車函	特四十四
中七架	二二號

内閣文庫	
番號漢	10231
冊數	7(3)
函號	3 2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鄞江衛氏謹誌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淺草文庫

表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機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 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

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
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
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
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
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
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
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
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蕪略

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
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
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
威烈丁田而上伏羲書契已來對越神
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
成書爲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
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中
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

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天下之正權
思齊之功啓佑聖學過物之濟燕及宗
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爲官非其人而
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
舊以鑒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
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微臣與不朽之業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覺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

僚用憲舉枉則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

及孱朽臣

中謝

伏念臣師心孤陋賦性

朴愚宣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
聖犬馬之齒旣衰智已尠而見事遲才
已拙而於用少補皂衣之缺空慙折檻
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執銓
衡無山濤之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
被除書進丞執法方虞官謗更益寵驚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以行四時
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福有念
功無疆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
言責實難人才黑白分明仰恃聖心之
虛佇米鹽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
誓言終憂隕越

司繩宮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
要用才匪輕豈伊真煩遽叨任使

中謝

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無經遠濟務
之材諸生策名華髮在服昔荷先朝之
識拔今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
功於補衮典司選部曾莫效於澄源徒
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前講勸日近
清光猥錄微勤辱茲虛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
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而行於民上有

周勳

手章二十一
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比德故
因之使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
聖則臣直知人不易既依日月之明聽
言則難敢忘藥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
為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 二首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
望外得亳社之符益慙小醜不勤傳舍

既見吏民間父老殫於財力之餘宣朝
廷惠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郡為股肱

中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沉迷

簿領久從州縣之勞清問下民晚叨刑
獄之寄在官曠守以殿投閑會開天臺
慎柬人物被先朝之識按假郎位者歲
年自狀短長無禩分付為國宣力尚辦
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膽昧

冒高明伏遇

皇帝陛下 一日萬機六通四闢 知人之福順于宗工 卹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撫綏致茲最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 臣敢不烹鮮期於不撓 牧羊去其敗群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亦臣子之至情

護田閱歲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

懼再三之瀆幸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

詔條慰拊鰥寡

中謝

伏念臣刻鵠之學

纔能類鶩割雞之技不任解牛項將命江湖之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九德之材祇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滌雖懷松栢後凋之心顧有蒲柳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伏遇 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

持天下之寶東百執事以熙帝載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之勞既習爲吏付以股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茲器使臣敢不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收塵露之勤少荅乾坤之造

代李公澤遺表 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愷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動蓋

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攬收流落湔袂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薦蒙轡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虎節出拊刀州雖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無祿隕越路

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暝伏願
皇帝陛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
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謨烈盡子道以
法舜之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
無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瓶之智沒而獻直猶
希結草之忠未沫湏臾之期少陳迫切
之願中謝伏念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

無閱於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
用遇蒙先帝擢寘周行登備諫工言
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
天秩六官妙選群吏收臣江湖之外進
列文昌之班汔終元豐之年久司宗伯
之典天地立極日月並明不能退藏復
叨任使髮白於民部曾莫裕於邦財心
盡於中臺亦何功於衮職重以直書延

閣勸講露門請郡以避素餐籲天而從
私欲會之蜀川之守遽叨使節之行承
命載驅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
而蒲柳聿至於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
蓋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昭事上帝而畏其變清
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爲用材之方
以柔遠爲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士

人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萬年之慶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惟孝惟忠生則縻於榮祿立功立事沒
猶戀於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
旅孝經論語承習於家傳三略六韜講
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義漸識用兵之
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初從裨佐稍達

聽聞大臣薦論謂其了得邊事敕書
戒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
雨群蠻空入戈盾成林至於萬死一生
不敢瞻前顧後遂因將領委以郡符感
極命輕功微祿過重念臣稟生河曲老
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因土風之弊惡
闔家瘡癘終歲呻呼老母終堂墨衰猶
在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之衰殘逮茲

殞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 皇帝
陛下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祿受宜民之
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骨之仁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
安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黔州公參
訖者聖恩寬大善貸曲成剝心墮元未
足稱報中謝 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

儒漸階清塗廁列士館誤蒙器使孤奉
國息罪在至愚刑茲無赦有司議獄期
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
雖投裔土猶得爲人此蓋 皇帝陛下
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
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之魚顧茲未死
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感極涕
零重念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濱

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懷惟深
自咎窮鄉多怪苦霧常陰木石爲親柳
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不忘於傾心
報德無階惟忠與孝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
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爲榮而臣才不逮

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遺龜勉
素餐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
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
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
望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
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效於吏功將母
旨甘或少裨於孝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
州別駕戎州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
城鹽稅并還所奪勲賜以江水汎漲不
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復臣奉議郎簽
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
瘴地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
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
貶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

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
南又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吏
部員外郎乘遞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荆
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
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以累年脚氣拜
起艱難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
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俊如臣材輕
智短罪棄之餘誤蒙哀憐洗滌驅策

實深遭逢徼幸望雲就日之心而臣天
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
輒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
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
儻漸完復尚堪黽勉自誓糜捐伏望聖
慈特賜矜憫察臣出於誠懇別無希望
臣只在荆南取候朝旨謹錄奏聞謹奏
臣所乞差遣如太平州無為軍一處

實於私計為便自荆南至臣所居分
寧縣不遠臣已一面前去展省墳墓
即迴荆南聽候勅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
治行有日上道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
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惱伏暑傷冷

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可支持已分賈
于溝壑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體
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
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天地生
成之造乞除臣江湖一合入差遣免於
犇馳或至顛越道上重念臣與趙彥若
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竄逐二子已為
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蠢愚強顏猶

在伏蒙 陛下湔袞收用一歲四遷臣
非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眦睨詔
除慢不恭命恭惟 陛下體堯蹈舜光
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草芥
賤臣敢竭愚衷昧冒再請它日或有繁
難任使臣當剝心墮首不愧初筮謹具
狀奏聞伏望 聖慈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爲軍一處非

是沽激實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
養疾圭田厚有補家貧臣以兄弟流
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
臣足以辦事非恃朝廷尚記姓名臣
不敢昧冒如此

雜著十五首

莊子內篇論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鷓鴣之大

鳩鷄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
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
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
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
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
於羿之勢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
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

養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
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
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
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
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
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
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
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

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爾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昏昏以至今悲夫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可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

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恐於義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

使章分句解曉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

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
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
不仕無義也子使漆彫開仕對吾斯之
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彫開在聖人之
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
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
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
曲當不可得也此漆彫開所以不願仕

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而宰予欲於菽祥之中食稻
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
孝弟之說不為不久豈無所忌憚吐不
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
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哀
已忘而強勉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
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

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
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
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
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
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
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
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
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

聽之以心於其友諸身也不敢求諸外
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
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
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
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
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爲略法三

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
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
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
論孔子去魯曾不知者以爲爲肉其知者
以爲爲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
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

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
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
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
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楊子雲
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
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
以聖人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
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群書至如論

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
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
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
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
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
人所以任已者

勸學贈孟甥 扶揚

軻闢揚墨功愈於禹仲子論詩沆紹歌

緒喜鑿言易亦自名家一姓幾墜光綿
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河潤九里外
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
尚書則顯咨爾孟孫望洋漢唐其勤斯
文對前人光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
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為惡而

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効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已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

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

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
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
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能乞爾無它言
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
得之與爲禮甚愿爲置酒解衣衣之與
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
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疱瘡如蓓蕾
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爲

和齊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
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
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
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
明日遣人問安留榼語旁乞人去矣數
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了
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杭荆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
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
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
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
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
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揜淚握
手爲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
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

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
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
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囂訟異於
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
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
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
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
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

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
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
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
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
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
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
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
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鷓鴣巢且爲鳳凰巢

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
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
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
元明巫山尉辛紘堯夫傍崖尋三游洞
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
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爲客

煎茶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
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溪悚人
一徑穿山腹黥閣出洞乃明洞中略可
容百人有石乳爰乃一滴中有空處深
二丈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
去厥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
至蝦蟆碛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
蝦蟆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

酒酌堯夫隨盤石爲几案牀座夜闌乃
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爲履霜烈女之曲
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
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
獮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
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携至黃牛
峽置風爐清樾間身漉湯手拊得味旣
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

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晁深道祝詞

後名詠之
改字之道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聖學無蚤與其闖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至人行深道時照蘊處空萬物君之魚泫在淵深則不獲井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

利者賈世守者為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帶索達則華袞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今日冠而字之孟氏曰麇其仲曰麇兒字麇各子西字麇次西咨爾子西孔作春秋當一王法文成致麇啓迪後覺一角儀儀游聖賢宅

出於西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
羊謂予不然視經卒章咨爾次西孟孫
得麇授秦巴西歸而求麇與兒女嬉曰
予不忍其母旣予之矣荷戈逐之頃也
以傳其子樂羊殺敵恐怨不深啜其子
之羹三軍推鋒卒取中山魏侯賞功而
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以忠及巖與同
賈子求通予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

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一束少長卑薄
之域躬此盛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
死不悔以持刑平先民載德以篤後慶
爾尚對於前人緝熙爾姓惟爾東鄉厲
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其似我
終身爲惡願其不已若彼號餐彼噐亦包
終身之羞而無一日之樂耕而鹵莽爾
苗則枯耘不音草秋穉滿宮爾藝其禾

天不能忝惟爾東鄉日篤于孝母慢游
是好惇爾詩書以迪有造俾麀與麇是
則是效

覺民對問

弟仲堪溫恭而文好學之氣方愛日而
未倦也庭堅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
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強能任之謂堪聰
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內視強莫宜於

自勝古之人能披析萬物獨見本真能
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
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
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
而忘食聞之則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
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
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善琴何自而
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

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
自比於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
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其斯之謂
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璧字說

長林全君璧問字于涪翁涪翁字之曰天
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
鎮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

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有
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
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
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爲善不至
於茲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
之粹也傳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
于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
責難終其身而不勸此忠之粹也柳下惠

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卹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爲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粟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

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爲之言

待其佃字說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涪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逢年士當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評李德叟詩 秉彞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

為我評之。子對曰：再過普惠七言石人
道中表字韻國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
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橫空蟠硬語妥帖
力排冪，唯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
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幹矣。莘老
大以為然。

書倦殼軒詩後

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

也。子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
陳無已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
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
師川亦子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
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
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
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子猶能閱世二
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萬里矣。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文

發願文

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
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
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
甘露爲美食解脫味爲漿游戲於三乘
住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

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
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
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
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願
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
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婬欲當墮地
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婬
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

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
爲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
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一
切衆生爲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
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可誓願根塵清
淨具足十忍不由它教入一切智隨順
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
惟十身洞澈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爲

我作證設經歌邏羅身忘失本願雖垂
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跋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廼
得跋奚蹒跚離疏不利走趨顙出屋檐
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
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
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

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
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
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敬言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
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
寸有所罽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蕘
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
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

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
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
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群狙爭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
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
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爲
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
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蔬茹

留精黜痛齧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
溲如截昉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醢糜
曰晚用薑葱滌不欲焦旋菹不欲黃飯
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
沸鼎斟酌薤芼生熟必告媿媿臨食爬
垢撩髮捺指舐杓嚼戴懷骨事無小大
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拭蠲
潔寢匙覆碗陶瓦縣素視在謹數兄弟

爲行壯北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襦器
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
梳鬢爲黃紅螺蚬光按藍杵草茅蒐橐
皁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
坦平來往之役資他使令牛羊下來喚
鷄棲桀撐拒門關閑護草竊飲飯猫犬
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
視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三卧外簇自裹

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締
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
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密
冰薰艾出蚊冰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
守筓執弓懷彈驅赫飛鳥無得吮嘗日
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
衣衾畢烘搔痒抑痛灸手擱凍無事倚
牆鞵履可作堂上囂呼傳聲代諾截長

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
前之爲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
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
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
滿意

祈雨文三首

晚稻旣苗植禾將粒雲物不雨西南其
風高田塵埃下田龜拚歲且無入柰何

斯民維爾有神庶民以食能出雲雨化
災爲穰吏將率民豢牲釀酒以報靈德
豈不休哉

今歲雨暘時節旣登麥而美禾迺五月
辛巳沆于今不雨以風粒者將不得堅
粟苗者將不得遂蕃疾牛而耕汗背而
耘者將不得食將無以奉輸貢賦供給
祭祀官吏且失其職故以吉日丙寅夙

夜駿奔並告於爾神蒙神之休荅以膏
雨而漏下不能三刻星斗晏然使人視
四郊之枯槁色故自如鄙諺有云狐狸
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春夏之交神
賜厚矣豈於幾成而敗之神聰明正直
其忍不終惠民吏職不虔獄訟之不得
其情使之或奪其時吏則有罪神降災
于厥躬勿俾民病尚饗

維吉日丙寅奔走丞佐以歲事謁于廟
庭靈雨其濛為惠未徧越戊辰實用不
寧身率群吏靡神不宗過蒙明神降鑒
勤瘁忘長吏之罪而大庇民隕雨未申
之交畎澮皆盈旱苗蘇醒民有慶色傳
相告語實神之雷風與民成功澤則優
渥乃巳巳庚午天高日勳四無雲陰雖
蟻集于丘魚噉于淵膏雨祁祁殆不可

復愚民冒陂池之澤至於昆弟以鋤耰
相逐雖風俗之不美吏化之未加抑亦
有以使然惟神血食此邦分風之柄呼
吸晦冥足以解紛善歲捐神所易成吏
所難是用慘怛三請神其終賜之俾民
知神之光烈威神永有依歸及其牲牷
肥大酒醴耐甘將教民美西成之報焉
尚饗

撰魏王祭文

維叔父令德孝恭惟英宗神考嘉乃
懿德大啓土宇圖寧我家茲予冲人奉
承慈訓叔父秉德在庭惟喜康共今天
降割股肱其虧何痛如之卜筮來咸塗
屋于野輻車即路酌以薦哀尚饗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盛德之士幽明助之袞職補之民

瘼去之黎老在邦誰能侮之帝臨明堂
公賈于位歸咎無鄉天則雨涕匪天奪
之乃公盡瘁民望公起百身贖之日月
川流寔宥有期馳心墓門官有事守臨
允寫哀寓此卮酒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裕陵遺弓天下岌岌九鼎既安烝
民乃粒其功在天其信在人兩宮孝慈

百度日新其天伊何天子聖文神考之
子英祖之孫其人伊何公來自西民以
安堵曰我公歸天生公德二聖著龜以
民爲基守以四夷少年推鋒勿在王庭
我觀搢紳皤皤老成九月丙辰鰥寡無
蓋維斗西柄有星見沫輿人之占憂在
國棟公果隕傾中外震動太平之基維
成未落風雨漂搖今則有託王命調護

遣車有期平生一觴涕泗薦之愛在斯
民信在王室公其無憾降享芬苾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
圖不卜而爲萬乘之器高陽之里實生
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爲冠嗚呼康公自
任之重足以鎮群輕自致之誠足以動
萬物極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

餘奪山林之日爲衮衣於公心其不足
聞道於耳目之表後凋於冰雪之寒公
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瀕九
死而不回齋心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
三公之勢以下士均萬鍾之祿以睦宗
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百歲復歸本
朝老成隕傾吾則安仰瞻辱門下三十
餘年棠棣交陰苾此孤弱學問暗淺公

借光輝性資重遲公極推挽尊俎之色
如對於前教訓之音猶在於耳英風義
氣忽成蕞爾之棺乾肉清觴來哭燕居
之凡萬事已矣嗚呼柰何

祭判監王元之文

嗟維公不綵競略世務觀本性德溷俗
不磷緇明照了不偏闕位官師簡辭命
諧兄弟有嘉政裘底春食晏春公安之

均萬鍾與人交漫無察公之心爛白黑
來施施氣坦夷久與游德無疵友畜我
實子師相响濡問寒飢我徂南飲公醉
今我歸拜公櫃壽七十可無悲懷平生
涕交頤酒則醺肴孔時公不御今安之
公多子祿仕微延譽處援險危可致力
我勇爲天昭昭予敢欺尚饗

祭郭給事文

惟公德性柔嘉器能優裕遇事從容而
有斷臨民寬靜而不煩繡衣立朝邦之
司直朱輪治郡人有去思蚤游功名之
塗晚行止足之語揮賜金以延父老遺
舊德以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
公所欲可以無悲庭堅等登門有年傾
蓋若舊銜哀致奠終無所辭尚饗

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宣飛
聲紫庭持節關隴吏清刑平天子惠遠
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圖功此邦風
土教訟懷律聞公明慈望風投筆公來
勤勞直寃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擲燕
及縣邑簿領暇逸天開粉省養育丞弼
期公入踐膺受百祿如何鞠凶風火遘
災猶不告病聽民郡齋人望公起柰何

永歸生存華屋槁木四壁大旆高牙銘
旌數尺升堂笑語兩淚來哭肴芳酒潔
公不能嘗文以爲哀衰涕墮觴

祭姚大夫文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盡孝友兄弟家
無間言蔬食葛衣同一緼袍起佐州縣
亟聞能聲或禪或專民戴父母飲冰食
蘗力難自脩十年去思由在嶺表晚以

譽命牧民廬陵維此廬陵險而健訟有
政於此牛羊治之公來殊科有鋤有植
鋤斲強梗植培柔良夙夜在公問人苛
痒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罰十筮匪躬
不決民信吏畏公不處休公力勞勤以
疾卧閣公不朝食人皆失聲嗚呼哀哉
先子及公同陞吏部小人得邑實佐下
風公不吏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

燕私恤其旨甘乃訪民瘼盛德往矣誰
底誰師哭公寢門秋日陰雨几筵如昨
公不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馬牲肥酒
潔公其來嘗滄江東逝有淚如此嗚呼
哀哉

祭李承議文

嗚呼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觀君初終優
入其域壽則耄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

胡考之休種德不倦託于有秋子孫繩
繩宦學昏嫁牖下晚歸笑言而化子大
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稱穆邦黨歸仁薰
然慈良惟君有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
昔我兄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姻婭孔
玄我投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我再見
天日君之捐館我在戎轅送車百兩莫
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馬有羈

莫拜墓下有核維旅有酒惟醕寓文寫
哀文不逮故尚饗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
陽皦皦奉親色難慈友諸少家人絜齊
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師表青青子
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紛擾君常
宴然萬鐘忽抄壽母令妻外堂宴笑慈

以旨甘歌舞姝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
攝提季夏舍有鵬鳥屏藥治歸竟夜無
曉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蓋棺
事了生榮死哀誰謂君天我遷黔戎形
影相弔衣我食我歲使交道立棘望楚
山複江繞屬辭羞奠氣結天杪平生不
昧尚享馨醪嗚呼哀哉

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工武足以折
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
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
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來之詩
天子興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
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
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壘
氣吞西州鯁之爲鵬垂天其翼志九萬

里未出戶庭山覆於前天作竒禍忠肉
義骨豺狼甘心巍巍堂堂萬事盡矣嗚
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
無竒倚壺遂以爲相提師十萬墮土虜計
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
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即萬鬼
以爲鄰自古以爲才難才者又至於此
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柰何酌酒祖行

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泪如江嗚呼哀
哉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
可獨清足以軌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
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方燕及於來
仍闕門戶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違白
日而蛻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

侈伊曩時之倦遊實骯髒而坎坷遂投
効於穎尾置嬾息於寒餓來胥䟽於江
湖訖有屋於春籟執盈虛以化物取衆
棄而致夥間江曠之有秋上橘柚之歲
課開亭觀之百楹葦綠竹之万箇累餘
刃而不試故優裕於菑播據几杖以仿
佯樂知識之來過味龐公之幽禪觀有
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泥灘訖初志其不

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
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踈而戀
嫪坐衰氣而不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
子以危貨彼閭公之清風亦何面以承
唾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懦公慈
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欵歲晚而外
堂見虞主而泪墮湛樽酒其儻嘗列群
悲於楚些

祭范叔才文

嗟嗟叔才天畀厚矣不畀其全穀祿之
不腆嗣世之不傳不得分願又不得年
懷利器而不試曹生人之多難嗚呼哀
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群富貴
其集倚堦青雲方履初級而官止一省
郎壽不過四十彼青雲之諸公君視誰
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強處决若流

游刃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壺吏功舉
修推其羸餘逮及寮友揚善補過丁寧
握手極君之能剗剗撥煩雖君怨仇不
能間言康強食飲搢笏垂紳卧病幾時
一別終天塗窮日沒萬事盡然清明競
爽窘拘一棺孀妻孤女主哭几筵嗚呼
哀哉旒旌西飛歎聲滿路莫如予悲婚
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舉臨觴大哭

淚落盈俎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彥深華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席
門風雨安取數仞之堂體狐貉之溫而
不恥緼袍壞絮知膏粱之味而不厭脫
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內不疚其何傷
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蓁叢
之瑣碎見紫蘭之孤芳沉深而敏學易

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覲粟非義而不
嘗遇人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剛號飢
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群書而寤
嘆擅榮觀於文章論若人之豈弟謂百
歲而康強忽靜寐而不覺問歸來兮未
央去親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爲鄉嗚呼
虞氏之爲政不久矣士不厭於糟糠載
固窮以軌世魯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

螻蟻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
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
忍癡孤與蚤孀負弱女而教男定子宅
于南山之崗有謝公之知子固特達於
珪璋在吾儕之可力尚終始而就將哀
歲月之徂秋悲風號於土囊託千里而
羞莫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
飲食之淋浪列檮蒲之花燭呼五白而

繞牀儻神理之不昧以斯文而舉觴尚
饗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
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
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賢愚一詞自
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
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

不悲君材齊敏練達世故風雨如晦不
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色聲事不後時
物無伏情庭堅在僚傾蓋如舊琳辱君
游義兼昏友平時相從尊壺奕棊勸善
舉過笑言嘻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
聲安不借問宿昔子不來過我必往即
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柰
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筵一觴其淚

如雨尚饗

祭王補之安撫文

黃庭堅謹以清酌群羞之奠敬致祭于
亡友補之瀘州安撫使君之靈曰嗚呼補
之畸耦有數天不能權跼者回天瘤惡
施妍無若之何而歸之天以道觀之其
種則然嗟嗟補之遂至於此人亦有言
諸君不死我觀使君榮悴不易則於死

生如時啓塞如浮屠人割之不瞋彼旁
觀者怨忿嘆呻我觀使君忠厚而文天
地仁氣成此粹溫中和惠宣民神是享
孝慈雍睦收族教養德義祁祁充實有
輝雖其怨仇不能間非爰初筮仕以文
自挽翱翔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圖
萬里侯不得當虜白首防秋撫師瀘南
方拔拭之英州騏驥便蕃錫之使君為

州撫夷若夏詩書禮樂遠近柔化舉用
文武當其器能威而不怒慈哀勸懲吏
奉繩墨民勤耒耜其罷而歸父老出涕
解印厥明忽其寘傾州人震驚哭之失
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哭李將軍今猶
似之退之竄潮維桂林伯遣從事賢乎
逐臣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歡自我投荒
卹子飢寒有白頭新有傾蓋舊五月渡

瀘一笑握手誰云此別遂隔終天臨風
寓奠有淚如川嗚呼補之其尚饗之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
之嗚呼哀哉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
瓜葛不我遐棄元叔無恙我竄荒遐于
黔于棘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
急難其誰羞奠霄冥涕萬里遣客來寒來

温仲良之義如元叔存我病荊州幾死
衢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別忽
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
不當棄去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
難立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君名薄歸
上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饗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微至顯常

以策勲公清爲郡恐不冰雪誰能白髮
皎皎一節方吐嘉謀蕩賊巢穴如何不
淑松摧玉折憂民憂國糾糾栢栢忽兮
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趨承下
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失此蔭樾昔者
賓次今則升堂平生宴笑慟哭薦觴嗚
呼哀哉

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
諧怨爭行不祈報之施爲不近名之清
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謂當朝
夕三事光輝九族白首庇民百僚是式
黃扉青瑣曾不朞月如何昊天殲奪斯
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典獄宣城牧民
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司農討論御
史補察持節振饑鰥寡受職六年在晉

民可即戎教之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考
績民兵蠹政監觀四方維晉不病使者
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中郎民曹是
將使節并護隴蜀食荼乘馬夷夏與足
入佐袞司與聞和羹起居柱下日近清
明人謂叔父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
袞職二聖材之俾承密旨有寃楚獄無
根受詆叔父拜章極謝罔功亦憂兵食

遂刺關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來給事
中方將未老陰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
彈冠豈惟我宗嗚呼何負於神祇忽遽
隕傾越在衰削聞訃顛踣荼蓼薰心無
淚續哭今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何
忍此窮露兄弟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
父拊我我乃信然平生拜至教誨笑色
今哭歸船斷旌枯木几筵在堂不聞金

玉之音酌酒不觴落涕隕心嗚呼哀哉

祭舅氏李公擇文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
輝方時才難公隕于道彼天悠遠莫我
控告士喪畏友朝失寶臣我哭之慟不
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
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
慈來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

謀國不沽于直熙寧元祐言有剛柔公
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睥然生色
三年主計鬚髮盡白它日謂我何喪何
得我知公心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
益部稱責辦嚴笑語即路天下期公來
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
我少不夭殆欲堙替長我教我實惟舅
氏四海之內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

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誰明我心以
血繼哭平生經過爲我舉觴沃酒棺前
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祭知命弟文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
音旣無孤惇恃有兄弟天旣喪我君不
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
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

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
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
無恐扶將上輦絕慟一觴君其尚饗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處姑章不呵知我憐
汝我徂江南三年搖搖元豐甲子汝兄
還朝道淮沂洛望汝來寧不聞車音乃
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歛何服臨絕之情

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淚至泉我創如
新于今七年乳母來歸壻亦繼室昔所
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木嗚
呼昊天忍此荼毒久於客土勤我夢思
日月之吉窀穸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
飛寓奠千里文不及哀尚饗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閑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

雍娘德娠賢為世名士人皆願然有子
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夫人慈哀教
訓拊憐之子于歸我窺蠻棘令我不憂
維夫人德耆老就養訃音忽傳嗚呼夫
人胡不萬年絕域羞奠如親酌獻以文
代哭靈鑒無遠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